



一 篮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美国私生活

燕妮 著

子 眼 泪

yilanzianlei

- 肮脏的交易
 - 死店活人开
 - 惟一的处女
 - 三级片剧院
 - 美国女人靠不住
 - 美国把我坑了
 - 双性恋者
- 嫁接到美国这样树上
与猫为伍
浪漫但不快乐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0 7521 6

一
篮

子

眼

泪

YI LAN ZI YAN LEI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美国私生活

(美国)燕妮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美国私生活/燕妮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 1998.9

ISBN 7 - 5059 - 3130 - X

I. 一… II. 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发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004 号

书 名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美国私生活
作 者	燕 妮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黄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46 千字
印 张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130 - X/I·2368
定 价	17.80 元

一 篮 子 眼 泪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美国私生活

目录

- | | |
|----|---------|
| 1 | 初到中国城 |
| 7 | 肮脏的交易 |
| 17 | 美国家庭 |
| 26 | 单身的苦恼 |
| 31 | 死店活人开 |
| 40 | 苏菲的故事 |
| 44 | 无爱的爱 |
| 46 | 心理医生 |
| 52 | 拯救自己的办法 |
| 60 | 想不工作都困难 |
| 68 | 餐馆打工 |
| 76 | 有酒吧就有酒保 |
| 81 | 外卖公司 |
| 86 | 圣诞节之夜 |

一 篮子 眼泪

黄 蓉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美国私生活

美国把我坑了.....	(98)
小酒鬼.....	(110)
生活的幽默.....	(119)
惟一的处女.....	(131)
渴盼新生活.....	(138)
美国人的逻辑观念.....	(143)
三级片剧院.....	(151)
生活的意义.....	(156)
高度愚蠢的美国.....	(163)
同性恋与人妖.....	(176)
爱情不是稻草.....	(188)
美国女人靠不住.....	(202)
没有隐私的交谈.....	(207)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217)
怪诞的婚姻.....	(229)

一 篮子 眼泪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美国私生活 目 录

237	绿卡,绿卡!
248	奥科兰的游行
260	夏威夷之梦
272	威基基海滩
285	上帝的马桶
289	家的定义
294	双性恋者
308	嫁接到美国这棵树上
316	浪漫但不快乐
318	家庭暴力
324	宁愿到欧洲去
328	与猫为伍
330	生活的轮回
335	重返奥科兰

初到中国城

路边上那些喝得醉熏熏的无家可归的人，
使我对一直向往的美国有种失望。……我吸了
口气，感动而刺激，美国蛮新鲜，这是一个在
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中国大不一样的国家。

一个下雨的早晨。

奥科兰一家杂货铺的小股东刘小明先生拉开了店门，
把玻璃门上的牌子啪地翻过来：OPEN。

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瞥见门外有个人，打着雨伞正
朝他走来。“他妈的这么早就喝老尿下肚！”他用广东话在
心里暗暗地咒骂着。他把收银机打开，看看零钱够了，便
转身拆烟条，准备把散装烟放到柜台的小铁丝架上。

“你好，先生！”

刘小明看见面前站着个人，来不及反应就连说了两
声：“早晨好！早晨好！”

话未讲完，才看清楚是个女孩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提着一把雨伞，穿着黑风衣，里头的灰玛瑙色的毛衣
使她的短短的头发和眼睛更黑了。

“你好，先生！”

“你好，小姐！请问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说我刚来美国一个月不到，想找个工作。刘小明连
忙说：“我这店不缺人，啊，不缺人。”

我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隐现在嘴唇两旁：“要是我帮你收钱呢？我会使那机器。”我用手点点收银机。

“不行不行，你还是上中国城去吧，啊！这儿客人很多，你应付不了的，啊！”

我抿紧了嘴唇，继而又微笑起来：“谢谢您，我走了。”

望着我的背景，他才想起来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没问。不过看样子像是从大陆来的。好久没见过这么清丽的中国女性，年轻的必都有主了，中年的呢不是憔悴就是市侩，他年过四十至今未娶，后悔当初听了老母的话，没有同香港的女友把婚结了，一念之差，千古怪矣。他摸摸半秃的顶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呸！”

他有点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跑到门口去探头张望，雨下得很小，透过清晰的雨丝，十月份的奥科兰变得鲜艳透明，连一片地上的叶子都有种不忍足踩的美。穿黑风衣的背景在过马路时停了一下，收起张开的伞，小跑着过去，消失了。

“这女仔是个高个子，难得。”他挺了挺腰板，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我来到中国城，我像每一个初来乍到的打工仔一样，打量每家餐馆的外观，揣摸与自己的感觉对路的门面。进去以后又急迫地希望对方马上接纳自己，但每家餐馆的回答都差不多，就是叫我填表，然后回家等电话。这是九十年代的末期，中国城因治安不好、停车的地方少、晚上路灯照明暗及中餐含胆固醇过高等原因，受到打击，很少有外国人来光顾，基本上是中国人做中国人的生意了。

我没有回家，在街角儿找个地方坐下来，茫然地望着眼前这座“中国城”。这不是我生长体验过的中国，那个中国

朴实无华，灰土遍地，人们普遍清贫，思想基本一致。眼前这个中国城，它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或者说我从未见过的香港、台湾。中餐馆、杂货铺、珠宝店、中药铺、美容院、性商店、书店、牙医诊所一律刷红，但不是象征革命与胜利的红色，而是代表喜气、财气的朱红色。红幡广告用的全是繁体字，让我透不过气来。路边上那些喝得醉熏熏的无家可归的人，使我对一直向往的美国有种失望。——我暗自纳闷儿，中国城里这么多中国人，一张张面孔又熟悉又奇怪地陌生——那些应该是我的同胞的人们似乎都对我视而不见。相比之下，一个正在跨过马路的骑自行车的美国年轻男子，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反而显得更亲切些。我吸了口气，感动而刺激，美国蛮新鲜，这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中国大不一样的国家。

我决心在回家前再试一家餐馆，就向正对面的一家北方餐馆走去。我之所以肯定那餐馆不是广东人开的，是因为它高悬的招牌设计得十分浪漫，竟叫做：“苏丝黄”。（注：ZUZIE WONG——苏丝黄，一部老电影《苏丝黄的世界》使之名满全美，苏丝黄是电影中一个神秘的中国女子。）餐馆的门是拱门，拱沿是绿的，门却是桃红色的，外墙也漆成桃红色，像妓院一样，在朱红的中国城里格外醒目。餐馆门前有棵桃花树，尽管树叶已经掉得干干净净，还是知道那是桃树。我心里喜欢这种女性的调子，鼓起勇气想进去试一试。

我进去后站在收钱的柜台旁，等了半天没人。餐馆的主堂黑森森的没有开灯，搞不清有多大，顶上的布幔都用粉彩画着一朵莲花，白花绿底，非常女性化。内墙仍然是桃红色，在黑森森的光线中显现出一种温柔流动的气息。我被感动了，好像心也浮动如一朵莲花似的。屏风也是莲子和绿水，上方挂红灯笼。天呐，你在国内永远也看不到这种格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

调，这种让人懒洋洋、心痒痒的地方，并且是用来吃饭。左手是道门，挂着木珠子做的空帘子。地毯是大红的，所以衬出一点光线，好像是有几只高脚黑椅围着酒吧，四、五个醉眼惺忪的客人无声地坐在那里，头发全乱糟糟的。烟味从里头飘出来，我对着这个酒吧叫了一声：“哈罗！”

“谁呀？”有人掀开帘子出来了。“什么事？”出来的女人穿着红绒运动衫，头发编成一道在脑后，非常随便，手指里夹着支烟，搞不清年龄。她的口音使我认定她是台湾人。

“我找老板娘。”

“打工吗？来，这里写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她的指甲长长的，涂得非常精心，她的脸化过妆，看不出气色好不好，她有风韵，可她又穿着美国人那种随随便便的运动衫，束着那么一根土里土气的辫子。

我写上电话、地址、姓名，奇怪的是，我没有写上我真正的姓名，顺手写了一个“Sherry”，好像那是一个代表我的符号。对方什么也没说，用铅笔在我的纸条上写上“大陆妹”就放进了抽屉。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快，那三个字像一根鞭子，带着污辱抽过我的灵魂。

“好，谢谢你，Sherry！”她吸烟时，双眼眯着。她有只亮圆、黑乌乌的眼睛，“有了位置我们会和你联络。”

她笑盈盈地对我讲话，我着迷地看着她，心里想起了一个人，可我不清楚是谁。奇怪的是一个餐馆老板娘怎么会有种大使夫人才会有笑容？更奇怪的是她不问我有无经验，报酬要多少？我猜想餐馆可能根本不缺人，所以用不着问。

但我还是编了一个谎，想受到重视。

“我是刘师傅介绍来的。”

“刘师傅？哪个刘师傅呀？”

眼珠转了一下，我说：“杂货铺的刘师傅。”

老板娘故作记忆起来的样子，“哦，知道了，知道了，刘师傅！好，谢谢你呀。Sherry！”

从苏丝黄出来，我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联想：她长得像宋美龄！

回到家，我脱掉风衣和靴子，想睡个午觉。我躺在床上，在暖烘烘的室温中舒展身体，并慢慢脱光衣服，我没有穿内衣内裤睡觉的习惯。正当我挪动不已，终于调整好头与枕头，身子与被子的关系时，我听到了细若游丝的女人的哼声，我将耳朵贴到枕头上，继而又探下身去，贴在地板上，我的床离地只有一尺高，我下半身裹在被子里，上半身裸露着听地板下传来的声音：……

有人生病了！楼下有人生病了！

我爬起来，赤裸裸地跑到客厅里，抓起电话就拨。电话那头传来室友希雅拉的声音：“哈罗？”

“是我。楼下有人哼，大概是病了，我该怎么办？”

“听着，过去我也曾经以为那是有人生病了。你别管了，那是罗伯的女朋友，肯定是他们干的好事！顺便告诉你，万一你自己病了，伤倒了，被袭击了，记住，打911，就这样！”

挂上电话，我困惑地走向房间，又趴在地板上，这次我听到的是高声压抑的呼叫：嗷——嗷——！声音又难过又欢乐，终于使我心潮一涌，顿时浑身发热。

我跑进浴室，调好水温后跨进浴缸，取下莲蓬头，从脖子开始往下冲，一任激流与激情肆意地奔淌。

恍惚中，我真希望有人将我抱在浴室，我已疲劳不堪，形色苍白。从我离开中国前三个月起，我就开始有了自慰的习惯。水是最有魅力的，能驱走沉淀在身体深处的浮躁之

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

气，又能补回我的精气。

我拨上水销子，浴缸里渐渐地积满了水。躺在热气如烟的水里，我回想起也不过才几个月前却已有点依稀隔膜奇遇。它导致了我今天躺在异乡的浴缸里。

肮脏的交易

他无法想象，更无法忍受一只带毛的老手
从我的衣领伸进去摸我，他发觉我有种说不出的
来的魅力。

三月，昆明正是春色初起的时候，我从北京回云南出差，一个人走在正义路上找地方吃东西。

我走进一家脏兮兮的冷饮店里，一眼就看见有一个老洋人，表情十分茫然地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旁，夹克上绣着星条旗。

我冒险说了一声：“你好！”

话一出口就吓了一跳，怎么跟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乱打招呼呢？老洋人手握一杯牛奶，目光明朗地望着我，“你好！”他说。

我听说，命运女神是一个长发遮面的人，当她走到你面前，还等不及你看清楚她的真面目，她就已擦肩而飞。这一次，我抓住了命运女神的一丝青发，我手握着那一缕希望，坐在了老人的对面。

“你会说中文吗？”我问他。

“不，你会说英文？”

“是。”

我甜美的脸迎向老人的目光，“您是美国人吗？您为什

么到中国来?”

我心里想，生活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有些偶然的机会认识一些偶然的人，不至于在乏味中无所盼望。我甚至想，如果他不是美国人，我就不会认为这次偶遇是一次机会，我会扔掉那一丝青发，离开这个冷饮店。

“我不是美国人，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老人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拍拍左臂上的星条旗，“你很聪明，不过你需要对我进行了解!”

他告诉我，他的家在美国新墨西哥，在那儿他有一个老伴和十三个子女，简妮、查克、朵克斯、南希、詹呼斯、汤马斯、约翰、希雅拉、玛丽、汤米、盖瑞、欣蕊儿、托尼都出自一个母亲。等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后，他与老伴离了婚，在伦敦买了一条船，开始环球旅行。

“这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我有足够的智慧对付海洋，我有无数兴趣探究各种地方，涉及各种文化……，我是一个国际人。”他又豪放地笑了。他使我想象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中国不同，在中国之外。不知为什么他竟使我想到了自己十三岁时在《儿童文学》上发表的一首诗：

春天的风沙好大呀，
天黄黄，地黄黄，
爷爷种树去了，
头发格外白，胡须格外长。
爷爷，小树十年才长大，
今年您已七十三。
呵呵，风沙爷爷带走，
树荫留给你们。

我看着他银白的胡须和满头银光闪闪的白发，我尽管只是从图片上见过圣诞老人，但今天真正的圣诞老人来到了昆

明，而且是我而来，他早在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已相识，就已约定要在今天见面。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就是这么认定那天的偶遇的。

老洋人住在阿诗玛宾馆，同十三个外国旅行者住一个房间，床位便宜。我每天从自己住的昆明饭店去接他，带他游玩圆通山、大观楼、昙华寺、金殿、筇竹寺。每一辆出租车都向老洋人要外汇券，使他十分生气：“我只付RMB(人民币)！”他撇着胡子吼道。最后一天去西山，他向我说道：“我不要坐出租车，我要一辆自行车，Please。”

我从朋友处借了一辆春花牌自行车给他，自己也骑了一辆。我们在出租车、公共汽车、马车、三轮车和行人乱挤成灾、尘土飞扬的城区艰难地穿行。出了城，进入郊区公路，两边是广阔的农田和菜地，交通也开始畅通，老洋人脱掉夹克，甩在肩上，一边骑车一边吹口哨，还对我敬了个礼。

“你好，小姑娘！”

我此刻才想起来，还没告诉他自己叫什么名字，我高声朝他说：“华盛顿先生，我的名字叫……”

“你的名字叫阿丽瑟！”

我困惑地看着他：“我不叫这名字！”

“阿丽瑟，我给你取的名字。ALIZ是海洋上的一种风，我非常喜欢。”

我小心翼翼地问：“是暴风吗？”

“暴风！哈哈哈，我喜欢暴风，但我不需要它。”

“微风？”

“微风？No，No，微风很讨厌，令我昏昏欲睡。”

“妖风！”我用中文叫了一声，放声大笑，这老头真有意思。

“ALIZ是和风，它出现在我的心灵需要的时候，坏天

气之前!”

我望着老人的侧影。他有一张刚毅的脸，眼神十分锐利，轻松时又很祥和。要是他年轻四十几岁多棒啊！听他说二十四岁时他正在珍珠港美军基地服役，是一艘潜水艇上的年轻方向官。那会儿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呢？抗战已爆发，内地的一些名牌大学已南迁到昆明，合成西南联大，女生们常在校门口被陈纳德飞虎队的美军飞行员们约到街上喝咖啡、跳舞。据说在离闻一多遇难处不远的凤翥区大草坪上，一夜间能留下上百只避孕套。

“嘎！”一辆大卡车停在我旁边，打断了我的遐想。

“俏姑娘，你咋个会让你爷爷骑单车？老人家摔下来咋个了得？你们是不是去西山？上来上来，连人带车我一起拉你们去。”

是一个操地方方言的卡车司机，同大多数云南人一样有一张朴实憨厚的脸。我停下来望着华盛顿爷爷：“你有美金吗？”老头儿却一撇胡子朝那个司机：“我只有 RMB(人民币)！”

我笑得几乎背过去，我朝司机摆摆手：“你走吧，别管他，他是外国人，跟我们不一样。”

“外国人？哦，我就说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不过他的头发怎么不是黄的呢？哦，老外也跟中国人一样，到老就白头发了！哦……”

司机走了。

到了昆明引为骄傲的西山龙门，我望着浩瀚的五百里滇池，非常感动。聂耳就是在滇池边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风声涛声夹着聂耳的琴声，一齐轻拂过我的耳际。我从小就崇拜聂耳，幻想做一个有造就的音乐家，可我的天赋却与音乐无关，从小到大，我的才华就

是写作文，每一篇我都爱使用音乐般的词藻和句子，音乐般的创意，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语文老师 and 教授，都认为我在文学领域会大有发展。

聂耳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游泳时死于日本的一个海。

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仍然一事无成，苟且偷生。想到这儿，我一把抓起华盛顿先生的手：“请您带我到海上去！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海！请您带我到海上去！”

我激动地说完，才想起来自己讲的是中文。抬头看华盛顿，他并没有注意到我在说什么。他注视着滇池水上的那些帆船，指着说：“阿丽瑟，你看！”

我看了半天，不知看什么。白帆点点，游动于云南那民歌一样红的天空下。

“云南的船是很不一样的，它们的构造很简单。”老洋人说，“它们是木头的！帆是用竹子编的，啧啧！它们没有发动机！它们什么都没有，不用加油。它们很美！”

这是我头一回注意到船。船儿顿时漂亮起来，从古代的大运河缓缓驶进滇池……我此刻下了一个决心，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心，我将自己在北京的地址和电话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递给了“爷爷”。

北京进入五月后空气比四月稍好，但冷风夹着风沙，初暖还寒。华盛顿先生走在永安里的小巷里，寻找美国领事馆。领事馆前站岗的士兵听到一声招呼：“Excuse me！我猜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他看见一个头~~发胡子白茫茫~~ ~~瘦高利索~~的老美国人站在跟前咳嗽不已，脸~~被风吹得红~~，~~老早就~~对他敬礼。指了指标杆子高处在寒风~~中飞快的跑进~~ ~~美国~~，~~像箭~~如飞地进去了。哨兵既听不懂老头~~说什么话~~ ~~也不在乎~~他有没有给他看护照，他的任务主要是~~看守~~中国人 只要~~不~~中国人进去，问